劉伶醉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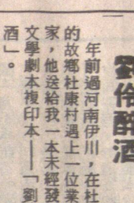
年前過河南伊川，在杜康酒的故鄉杜康村遇上一位業餘作家，他送給我一本未經發表的文學劇本複印本——「劉伶醉酒」。

「你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留個紀念吧。」

作者金少軍身在杜康村，又在杜康酒廠工作，對于「杜康造酒醉劉伶」之類的傳說情有獨鍾。他寫得很用心，而且對劉伶所處的歷史背景很考究，還特別指引我去輝縣的魯莊走走一遍，以証他的筆下都是有所根據的。

在這樣的機緣下，我興緻勃勃地去觀光了這著名的「竹林七賢」聚樣之地。經當地人引導到了村的北面，突然展現眼前的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好大很大，難得有此優雅地，也難怪「竹林七賢」棲居于此，我算是開了眼界。

眞人、眞事，還有「實地拍攝」的場景，但「劉伶醉酒」這一類故事還是不好拍。雖然司馬氏集團劣跡昭然，但劉伶這一對立人物不好樹立，放情肆意，整天泡在酒埕裡，在電影中跳躍的涓涓細流，灌入一個龐大的清水池，那池，也有十多畝，水珠噴涌不息，那就是傳說中的竹林泉了。據說在古代，這裡還有個竹林寺，「七賢堂」內，還有劉伶等七個牌位，現在已蕩然無存。河南長年乾燥，風沙很大，難得有此優雅地，也難怪



的一片，據說有十多畝，在竹林四圍的邊緣上還點綴着桃、杏、梨和蘋果樹，更見雅緻了。再往北走，就看見四面八方的清涓涓細流，灌入一個龐大的清水池，那池，也有十多畝，水珠噴涌不息，那就是傳說中的竹林泉了。據說在古代，這裡還有個竹林寺，「七賢堂」內，還有劉伶等七個牌位，現在已蕩然無存。河南長年乾燥，風沙很大，難得有此優雅地，也難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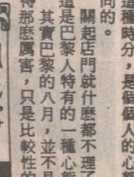
香港八月

在外地向朋友說，每年七八月都不應該還香港作旅遊地點。不是故意爲香港旅遊倒采，而實實在在是不想令外人對香港有一個不好的印象。

巴黎八月，不論貧富，似乎個個人都開始離城市到別的地方度假去。

有錢人去得遠一點，獲得舒服一點；窮的人去得近一點，度假比較痛苦一點，但那究竟仍然是假期。

而且難能可貴之處，是一到了



而已，因香港人到那裡去，會認爲那是小兒科之至的事。

可是香港人比他們個個一到八月份就關起店門，人人跑離城市，而到別的地方度假去，這種可能性是絕對不大的。

這種時分，是個個人的心態相同的。

關起店門就什麼都不理了，這是巴黎人特有的一種心態。

其實巴黎的八月，並不是熱得那麼厲害，只是比較性的熱

爲什麼香港人不可能有像巴黎人的那種特殊心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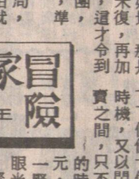
理由就是社會上，香港人工作起來，從來沒有想過有長長的暑假的。只有在求學時代時，才會有這麼一類心態存在，別的時候就沒有了。

要他們關起店子來，什麼生意也不做，他們會當你是開他們的玩笑。假如他們不是親身到巴黎見過了那種情景，絕對不會相信人世間，居然可能有一類人是如巴黎人的。

七：渾水摸魚

要知道，英資財團出售銀龍的時，香港的地產並不好景，股市大崩潰之後，元氣未復，上一九九七個億元的銀龍大廈，在適當某些眼光短小的英資財團，準備放棄香港這個金礦，準備撤走。

凡是財經金融出現亂局，才會有人發大財。馬松柏就是這一類型的冒險家的人物。



因爲，香港畢竟是個國際金融中心，正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料場。証券市場經過過江龍的一番大嚼，又漸漸恢復元氣；有個別英資財團，收縮在香港的投資，但日本與美國財團，却乘虛而入。

馬松柏正好利用這個時機，以冒險家的進取精神，眼光獨到，大手筆購下了價值十億元的銀龍大廈，在適當時機，又以閃電速度放出。這一買一賣之間，只不過是半年多還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賺了純利六億多元，在財經金融界，無不一一豎起拇指，讚嘆馬松柏夠眼光有魄力。

緊接着，他又以大白鯊的姿態，接着，一口就把一間中小型地產公司吞掉，並以這間地產公司爲基礎，組織嘉齡地產公司。隨即，嘉齡屬下公司如雨後春筍，紛紛湧現，分別有保險、旅遊、航空、巴士、的士、快速食品、飲食以及害虫防治。一時之間，嘉齡集團成爲本港財經界的一股新的力量，把那些古老的英資財團，壓得喘不過氣來。

結了婚的女人·寧啥唔同

上星期一位住在外國的朋友，突然間回來了，直到昨天，才有機會跟他見面喝茶。他離開香港已經有四年的時間，香港已經有四年的時間，不過，每次回來不走了，跟他通個電話已經是很好的話也接不到。我跟其他朋友開玩笑說：「我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啊！

四年也不算是一段短的時間，以前他在大學裡面是念美術系的，他頗有一股藝術家的氣質，昨天他問我：「香港最近流行些什麼？」我竟然瀉法回答他，就咿咿呀呀的說：「演唱會囉！」唉，我眞「續問：「除此之外，還流行什麼？」「察」，眞的答不出來，只好跟他說：「我回去想想之後，再回答你！」他看見我發窘的表情，也

• 禁不住笑起來了，說我怎麼身在香港而不知道香港的事？

唉，他眞是有所不知，已婚的女人，大部分都只會把時間和心力放到家庭上去，又怎麼會留意到流行什麼呢？不是沒有留意到，而是不會專注的去看和發掘，所以，即使昨天在他面前「賣弄」，我也安慰自己說：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哦！

唔同在於·顧住兒女老公

醒二詞詩

浣溪沙

上梁山

柴山。既然能去也能還。
別怨身爲好漢難，今天可以上
愛上由人非逼上，欲攀隨意可
高攀。遊山玩水在其間。

物港火港

大口

在香港雖然有言論自由，但也有一個規限的，聲如我亞八咀多多，也不能亂罵人啦！否則會觸犯誹謗之罪，分分鐘會吃官司。一位新聞界朋友繆先生却告訴我亞八道：「內地情況恰恰相反，可以指名道姓亂罵一通，簡直是『罵人唔使本』。最近報載，光明日報因爲『批判』南京博物館館長姚前窃取其他學者的成果和不服從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使姚不堪精神壓力，在去年十一月懸樑自盡。如果姚眞的犯了錯誤而自盡，應屬於『畏罪自殺』，因爲窃取其他學者的成果，便足以構成罪行。但據說今次是光明日報『報道失誤』，如在本港便構成誹謗罪名，那時候，死的不是姚，而是『報道失誤』的報紙，他告也告死你。」本港法律最重視的一點，就是事實，光明日報是否「報道失誤」而致害人一命，也必須有事實証明，在內地似乎沒有途徑求証，也不必求証，有權罵人的便可以隨便罵。繆先生道：「對啦，最重要是有權，有權便大晒，官愈大，權愈大，口亦愈大。」小民豈非要噤若寒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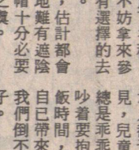
醒二

參展滿意

有關日本筑波舉行的國際博覽會，自今年三月十七日揭幕至今，已接近五個月了，這個爲期半年的萬博會到了九月十六日便閉幕，此後要過十年才會在日本出現，爲免花方國家參觀，現在仍來得及東渡扶桑，一開眼界。

我昨天提及的亂籠事，只是事前無概念，沒有作出妥善編排（這點與旅行團領隊未盡責任有極大關係）所致，讀者中如已定了行程，我這幾天記下的經歷，不妨拿來參考。相信閣下如有系統有選擇的去參觀，收穫一定比我多。

九月中前的日本天氣，估計都會是火辣辣的了，展覽場地難有遮陰之處，帶備傘子或太陽帽十分必要，否則皮膚恐有被灼傷之虞。



會場內除了出售紀念品雜貨的攤子外，茶水檔也多不勝數，不過，小食店賣的都是些三文治或日式麵點，餓肚用不着担心，但要吃得慨意可難了。

提起日人的飲食，各位別用香港的日本料理做比較，雖然魚生、鐵板燒在東京也很容易吃得到，但價錢可不是大多數人負担得起。

在日幾天，我們會在東京的新宿區觀光，在銀座購物，亦到過箱根的大涌谷看風景，各處所見，日本人都予我刻苦印象。博覽會中所見，兒童隨着父母入場，在烈日下總是乖乖地走着，難得見到一個哭吵着要抱、要喝與要吃東西的。午飯時間，更多的家庭席地而坐，把自己帶來的便當就此分吃。爲此，我們倒不着担心要排除才可塡飽肚子。

香港風化語文漸減。內地東西銷港，冬令服裝中有種「絲棉襖」，在太平山下極受歡迎，報紙上亦刋廣告。廣東是稱「絲棉衲」的，又有「棉衲」，這個「衲」字，本指僧衣，老和尚乃自稱「老衲」。在中國絕大數地區，對超過「單」的衣服，長者曰袍，短者曰襖。近日報上又見「天津地毯」的廣告，在粵語中稱「地氈」。「毯」是毛席，但「氈」是毛成氈，則與毛席亦差不多呢！很早即來廣府的大陸貨，已有粵名，香港市上的若干店舖中有標「天津紅豆」者，紅豆應稱赤小豆，外省稱赤豆亦簡了。三十五年前此時，我曾在一家冰室中叫了「紅豆冰」，以初見「紅豆」兩字而想到王維句「紅豆生南國」，既來，是上海所稱之「赤豆刨冰」。

舊日粵人集中區多粵式冰室，由粵人或江南人投資，即是所謂「上海老闆」，供飲食的工人亦來自廣府，這些冰室中極少粵名，亦稱「赤豆刨冰」與「冰琪琳」等等了。

香港學校方面所用的「學位」，外省稱「學額」，「學位」兩字非不通，但易與對學士、碩士、博士之稱「學位」混淆，今祇少數報紙用「學額」，希望以後會多。對編輯稱「老編」亦廣府傳統，外省不然。香港編輯部今多年輕小姐，加一「老」字更不妥。外省昔對報界人士每加一「大」字如「大編輯」與「大記者」。但我今亦用「老編」，唯對女性避免耳！

客窗隨筆

粵化語文已今漸減了

海角噓吹

老翁

關羽的古蹟

前天本報有一輯圖片，介紹有關關羽的古蹟，包括河南洛陽關林（相傳埋葬關羽首級處）湖北當陽關陵（相傳埋葬關羽軀體處）和山西解州關帝廟（解州爲關羽故鄉）。

這些古蹟，當然是後人爲了紀念關羽而建的。看建築形式，應是宋代和宋代以後的建築物，亦即是宋徽宗、宋高宗父子尊關以後的建築物。關廟「神勇」二字，且爲清高宗「欽定」。

這些古蹟，當然是根據歷史記載而修建的。

「三國志」載，關羽爲爲他建墓。「三國志」載，關羽被殺後，孫權把他的首級送給曹操，曹操爲之安葬。當時曹操在洛陽，後人也就在洛陽建立「關陵」了。

「三國志」載，關羽是河東郡解縣人。當時的解縣，即後來的山西解州，後人又在該處爲關羽建廟。假如把這些古蹟當作一千七百年前三國時期之遺蹟，那就大錯特錯了。

古蹟可以瞻仰，却不能迷信。遊山玩水，有點歷史知識，還是比較「着數」的。例如，看「關陵」二字，即知關羽被尊爲帝後之稱，最早也不早過明神宗萬曆年間。

被殺，後人因而在當陽爲他建廟。假如把這些古蹟當作一千七百年前三國時期之遺蹟，那就大錯特錯了。

遊山玩水，有點歷史知識，還是比較「着數」的。例如，看「關陵」二字，即知關羽被尊爲帝後之稱，最早也不早過明神宗萬曆年間。

遺摺推袁世凱代己

上午俄使來府迫簽（香港有之華民最敏感。毓賢太原接篤「迫遷」，人之自生而死，實大迫遷也），未得逞，鴻章自知不起，彌留中命親生之排行第二子經述，草遺摺（按：遺摺係大臣死前奏皇帝最後之一摺，奏上遺囑者，此則皇帝、皇太后同上矣），勸自強，即「外修和好，內圖自強，即「外修和好，內圖自強」，惟中國自強能他日與列強並強，覆乃可自存共存。以其與列強遇旋之牛生，深知立國決不可倚賴富強之友邦也。再命于式枚草遺摺，薦袁世凱以代己，謂「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右者」，並切齒痛恨毓賢誤國而卒。

按：山西巡撫毓賢洋人舉信，教

非真不語

陸天台

死傷甚多的董福祥，然仍以恨毓賢爲首者，故索債時不肯讓寸步，暗欲之鉅，毓賢罪行當爲第一因也。

記鴻章去馬關訂約及聘歐美與幹才，兩皆不羣，鴻章倚之爲左右手，外交定策，多由經方主之，故使俄聘歐美，皆經方列第首位也。

生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年，係鴻章六弟兄二三姊妹中之四弟李昭慶之子。其生時鴻章夫人已生二女而無子，年已卅三歲，遂過繼經方爲子。及鴻章生經述，遂排行第二（宣統二年任雲貴總督之李經羲排行第三，鴻章逝後，官最大者惟經羲，入民國猶爲政壇推重之元老也）。經方鄉試中舉後，即授江蘇候補道。光緒十六年，他三十五歲，奉派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黃遵憲任駐日參贊在其前八年），與日本各界甚有聯絡。

經方素聰慧，通英日文，文才與幹才，兩皆不羣，鴻章倚之爲左右手，外交定策，多由經方主之，故使俄聘歐美，皆經方列第首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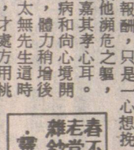
醒二詞詩

辨證論治·先補後攻

話說太無先生羅知悌，一方面給肉類食物以增進病和尚之體質，另一方面又用心理療法，既開解的他愁懷，更設可送饋給他回鄉探母病和尚自然很快好轉，也要增收門診及住院費。太無先生又對病和尚說，自己並不是希圖他日報酬，只是一心想挽救他瀕危之軀，又喜其眞心耳。

病和尚心境開朗，體力稍增後，太無先生這時候，才處方用桃仁承氣湯與病和尚服，一天吃三劑，病和尚當實，然後才可攻之，否則，邪去而正氣亦傷，連命仔也難保了！羅知悌訓示朱氏說：「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舊屋擡新屋，其木材若不再採，「攻擊」之法，者，必是其人身體很壯，內調養了一個月左右，病悉果然踐約，送了十錠銀給和尚回鄉去也。

親記，他自己醫其出病過程。老實說，似難



親記，他自己醫其出病過程。老實說，似難

世情話

羅集

未見爲無

有人說，由於戴卓爾夫人的訪問中國，香港作家政治意識才開始在文字作品中反映出來，並舉出有作家用「一九九七」爲名的小說，或內容反映這個問題的幾篇作品。即是說，過去香港作家的小說，都是無病呻吟，或淨是鴛鴦蝴蝶派的卿卿我我。這樣的結論誰會相信呢？

香港作家的作品，固然有寫政治意識不高或沒有的小說，但許多作品，都有濃厚的政治意識的，不過有的是面向台灣，有的反映現實苦難和解放了的祖國，那時未有九七問題出現，自然沒有人去寫，但每一個時候總有些作品都有政治意識和社會現實的。

比如說五十年代有反映愴惶逃港的作品「人渣」和「香港屋簷下」，至於「未央歌」、「星星月亮·太陽」等誰會說沒有政治意識呢？就算是七十年代亦有人在報上寫凋片戰爭的連載小說。至於反映工人的苦難，底層生活的，黃如井的短篇，倡倫的「窮巷」，再早些黃谷柳的「蝦球傳」，這不是很深刻反映了香港生活麼。

這些作品誰會相信沒有政治意識，不是沒有，是這位作家未發現而已。

醒二

通宵達旦把頭想都穿了

尚京專欄

一個病動，一個狂想，一次嘗試，一場懷舊，……都可以產生一部影片。這家電影公司，在展覽會中，向人們追述他們業的開始。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始。他們一開始，就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這成績，可不是輕易得到的。展覽會中的「奮鬥房眞貌」，說明了這個問題。這「奮鬥房」，是他們開動腦筋的地方。在拍片之前，有關人員就聚在這間房裡一起奮鬥。他們集中思考，互相補充，尋求、探索、創造、發明，留下了一大堆香烟頭，滑耗了許多花生、水果，有時通宵達旦，把頭都「想穿」了。

然後，產生了劇本，文字的劇本和繪圖的劇本的問題。選定了演員，還要爲劇本的角色造型，長長的頭髮，可能被剛掉。光滑的臉蛋，可能添上許多皺紋，穿什麼衣服，有什麼特徵，一試再試，一改再改，直到滿意爲止。然後，要挑選職業的人物，要多數的開始。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始。

然後，產生了劇本，文字的劇本和繪圖的劇本的問題。選定了演員，還要爲劇本的角色造型，長長的頭髮，可能被剛掉。光滑的臉蛋，可能添上許多皺紋，穿什麼衣服，有什麼特徵，一試再試，一改再改，直到滿意爲止。然後，要挑選職業的人物，要多數的開始。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始。他們一開始，就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這成績，可不是輕易得到的。展覽會中的「奮鬥房眞貌」，說明了這個問題。這「奮鬥房」，是他們開動腦筋的地方。在拍片之前，有關人員就聚在這間房裡一起奮鬥。他們集中思考，互相補充，尋求、探索、創造、發明，留下了一大堆香烟頭，滑耗了許多花生、水果，有時通宵達旦，把頭都「想穿」了。

然後，產生了劇本。